

铁骨铮铮

红色小英雄智斗系列

少年版

朱良燕 著



纪念伟大的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

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迹 机智勇敢的斗争精神

前赴后继，薪火相传，让孩子们在身与心的洗礼中得到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做新长征路上的小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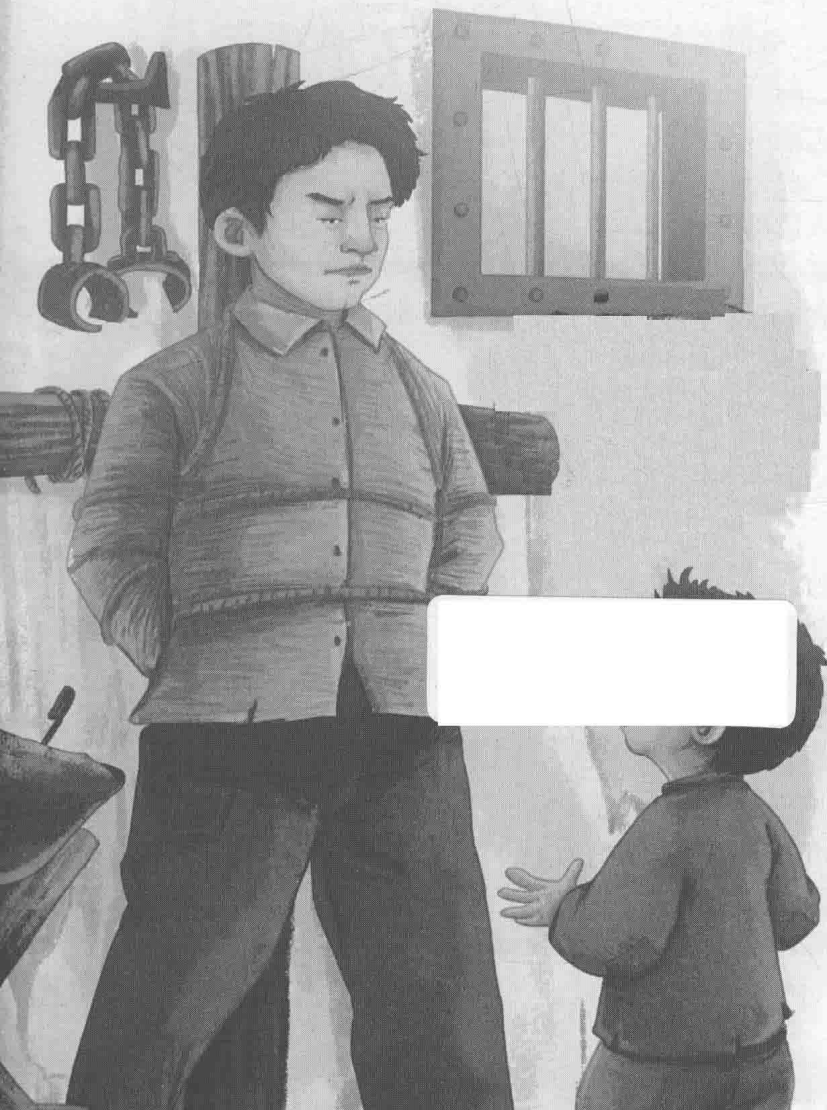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朱良燕 著

红色小英雄智斗系列

少年版

铁骨铮铮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铁骨铮铮 / 朱良燕著. -- 南昌 :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6.7
(红色小英雄智斗系列)

ISBN 978-7-210-08274-3

I. ①铁… II. ①朱… III. ①儿童故事 - 革命故事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4558 号

铁骨铮铮

(红色小英雄智斗系列)

朱良燕 著

丛书策划 : 黄心刚 王一木 罗安瑜

责任编辑 : 张志刚 李建权

装帧设计 : 游 珑

出 版 : 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 行 : 各地新华书店

地 址 : 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编 : 330006)

编辑部电话 : 0791-86898873

发行部电话 : 0791-86898893

网 址 : www.jxp-ph.com

E-mail : zzg88@163.com web@jxp-ph.com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13.25

字 数 : 150 千

ISBN 978-7-210-08274-3

赣版权登字 —01—2016—84

定 价 : 20.00 元

承印厂 :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向红色小英雄们学习、致敬！

——以此书纪念伟大的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

红色小英雄的故事是从青少年这一独特的视角，结合现代青少年阅读的兴趣特点，讲述发生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苏维埃特区同当地的人民群众生死相依、艰苦奋斗的故事，通过对红军，特别是红色小英雄们与敌人英勇机智地斗争的描写，来歌颂他们坚定的革命理想以及崇高的人格力量。

红色小英雄的故事，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生动，再现了当年苏区烽火岁月中红军的生存状态和他们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当时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红色根据地尚不稳定，且遭遇敌人的多次围剿。除了战争，红军所面临的困境还有恶劣到极点的自然环境和匮乏的物资供应。红军之所以能在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坚持行军和战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靠的就是坚定的革命信念。

受到这种革命信念的感染，我们设计了以温婉的笔调谱写扣

人心弦的故事来重现当年在苏区那段如歌的岁月，让青少年在畅享阅读的体验中感受那段非凡的苏区历史，从而受到潜移默化的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这是我们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的一个很好的形式。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这些小英雄的故事并不是作者凭空编造而来，而是参考一定的史实进行了艺术化改造的，从这些感人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再一次重温红军长征这段伟大的历史，苏区革命时期涌现出来的小英雄，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铭记。

2016 年是伟大的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让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认真学习和继承伟大的长征精神，为全身心投入二十一世纪的新长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和人民的幸福生活而努力奋斗。



目录

1. 模糊的背影 1
2. 小“囚犯” 8
3. 疑惑 15
4. “鼯鼠行动” 22
5. 和爸爸决裂 34
6. 百草堂里的陈医生 42
7. 斗牛阵法 52
8. 计中计 64
9. 老菜叶女人 71
10. 特别老妈子 79

11. 意外的插曲	89
12. 一颗黑痣	96
13. 诱惑	106
14. 后悔莫及	118
15. 面对死亡	126
16. 一路同行	136
17. 舍身成仁	146
18. 柔情如水	152
19. 夜幕下	159
20. 戴龟壳的“王”	170
21. 纠结	177
22. 死到临头	186
23. 最后的时刻	195
24. 一张狗皮	200

I 模糊的背影

淼(miǎo)淼全名叫王淼淼，这名字是外公取的。外公说他五行缺水，如果姓汪，就不怕了。可是，他姓的这个王，是没水的王。于是，外公便给他挑了个最多水的“淼”字，三个“水”字叠在一起，就成烟波浩淼的汪洋大海了。他不明白什么叫五行，也不明白自己和别人一样，口渴了就喝水为什么还会缺水。

不过，淼淼这时真的缺水了。和伙伴们追追打打闹了老半天，整个人好像刚从蒸笼里捞出来似的，冒着热腾腾的水汽，而喉咙却干得要冒烟了。推开家门，冲到桌前，抱起冷水壶，就往嘴里倒。

“咕噜！咕噜！”

满满一壶的水没一会儿就消去了大半。再喝，水都要从嘴巴里倒出来了，淼淼才放下水壶，惬意地摸了摸被水撑得圆鼓鼓的肚子，就要转身出去。目光无意中一落，看见桌上放了一包东西。一留神，才发现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甜滋滋的气息。

淼淼的鼻子是“狗鼻子”，来自鼻子的判断往往比眼睛还准确，闻着那甜滋滋的气息，口水忍不住“滋”地滑了一串。他的心怦(pēng)怦地狂跳起来，贼头贼脑地朝四周看了看。

家里静悄悄的。

淼淼做了一下深呼吸，打开袋口一看，顿时惊呆了。他只猜到

了袋子里装的是糖，顶多是一包用甘蔗草熬成的红糖。没想到竟然是一颗颗用上好的纸包成的糖果！

淼淼没有吃过这样的糖果，他在大街的杂货店里见过，妈妈说，这种糖是有钱人吃的。

门口，一阵杂沓（tà）的脚步声传来。

淼淼咽了一下口水，慌忙伸手从袋子里抓了一大把的糖果放进口袋里。

杂沓的脚步声从门口远去了，淼淼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水，忍不住又伸手从袋子里抓了一把糖果。然后，溜出家门。因为口袋里装着许多“有钱人”吃的糖果，好像自己也成了一个“有钱人”似的，趾高气扬地向大街走去，他想去找伙伴们，在他们面前好好地显摆一下。

冷不防侧边一个小女孩飞蹿出来。

“嘭！”

两人撞在一起，女孩“啪”的摔在地上。淼淼一个剧烈的晃荡，也差点儿摔倒在地。

女孩呜呜大哭起来。

淼淼最怕听见女孩子的哭叫声了，赶忙从口袋里拿了两颗糖果，弯腰送到女孩面前。

女孩的哭叫声戛然而止，没敢马上接糖果，而是小脑袋一别，仰起头，眨巴着一双宝石般明亮的大眼睛，目光幽幽地看着淼淼。

这样的目光，就像一双无形的手，直入心里，轻轻地拨动了淼淼的心弦。一个七八岁女孩俏皮可爱的样子在他脑海里一闪。

那女孩是堂哥的舅舅的小女儿，名叫可儿。

想起可儿，淼淼心里不禁涌起一股暖暖的、甜甜的感觉。可儿和面前的女孩有太多的相似之处，脸上的五官并不十分精致，但那双眼睛却十分的动人，明亮的眸子仿佛是秋风拂过明净的湖水，自己的映像也在里面随风而动，深邃中又有种飘逸的感觉。再看看护着“两汪秋水”的长长的睫毛，又让人打心里生出几分怜爱来。

淼淼情不自禁又从口袋里拿了两颗糖果出来。

女孩爬了起来，不敢相信地问：“哥哥，你是说，你要把这些糖果送给我？”

淼淼点点头。

女孩接过果糖，长长的睫毛上还挂着晶莹的泪珠，便咧嘴笑了：“谢谢哥哥！”

女孩走了，淼淼向着背影消失的方向傻傻地出神，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马上改变了带着糖果去伙伴们面前显摆的主意，扭过头，疾步如飞地向街口走去。可儿的家在大田村，他要去找她。

大田村离西江圩只有五六里，两边低矮的山坡护着一条宽阔的坑道，放眼望去，一畦接一畦的稻田，层层叠叠，缓缓地逐级地往坑里延伸。稻田春耕过了，在柔和的阳光下，泛着粼粼的波光。

往里走，黑褐色的瓦房或聚集在稻田中间，或散落在某个山脚。淼淼跟着堂哥去过可儿家里。

沿着山脚，经过几户人家，再往里走，就是可儿的家了。

淼淼摸了摸口袋里的糖果，想起可儿吃惊地瞪大眼睛的样子，便哑然失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就要从一家人房前走过，突然，他看这家人房子侧边的柴垛里藏着几个鬼鬼祟祟的人。

这些人虽然穿着和当地老表一样的装束，但总感觉他们怪怪的。

森森定睛一看，不禁吓了一跳。难怪这几个人看着这么眼熟，原来是最近几个月常常披着“狼皮”，扛着枪耀武扬威地在西江圩上晃来晃去的白狗子！

自从西江沦陷后，这些披着“狼皮”的人比疯狗还要恐怖，把潜藏在人民群众中的苏维埃干部一个一个地揪出来，不投降的，全被惨杀了。

森森想起来了，可儿好像说过，这是乡苏维埃主席许克桂的家。这些人潜伏在这里，不用说，是他们的“疯狗鼻子”嗅到了什么。

又一个人头落地的血色惨案开始了。

森森吓得哆嗦着，闪到了一旁的篱笆后面，惊恐地看着许克桂家里的动静。

门“吱呀”一声开了，许克桂伸出头。警惕地环视了一下四周，似乎没有发现什么异样，用手捏住嘴唇，发出了一声像鸟鸣一般的怪叫声，转身回屋去了。

不好，这一定是许克桂向某人发出的联络信号。



果然，怪叫声刚落，便有个头戴草帽的男人从一旁的山头上走了出来，他把草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他的脸，只见他扭头朝四周看了看。从他那个角度，和许克桂一样，根本看不见潜藏在柴垛里的“疯狗”。

淼淼吓得心“扑通扑通”地狂跳起来，赶忙捡了个小石头，向那个戴草帽的人用力掷去。不知道是不是淼淼的手抖得太厉害，石头不听使唤，往一旁飞去了。

那人大概也没有发现什么不对，迅速往许克桂家走去，往门缝里一挤，进去了。

淼淼的额头冒汗了，一咬牙，从篱笆墙下闪了出来，向许克桂家走去，大声地喊：“有人在家吗？想问你讨口水喝！”

门轻轻地拉了开来，许克桂的脑袋从门缝里别了出来，往左边指了指：“山头那边有泉水，你去那边喝吧，那里的水清凉。”

绕过许克桂的家，往前几步，山头那边的确有潭山泉水，淼淼跟着堂哥每次打这里经过，都要去那里喝上一肚子甘甜的山泉。

淼淼不是真的要喝水，就在许克桂要把门关上时，他的一脚插进了门缝里。

“喂喂喂，你……你这是要干什么呀？”许克桂慌乱地要推淼淼出去。

淼淼焦急地向房子右边努了努嘴。

许克桂没有看见淼淼的暗示，还要把他推出去。

淼淼急了，只好低声说：“你家柴垛后面藏着几个人呢！”

许克桂的脸色陡然一变，愣了一下，扭头对刚才进去的男人说：“不好了，有人发现了，你快逃！”

屋里的男人赶紧走了出来，就要从原路逃走，这时，那几个躲在柴垛里的“疯狗”猛地蹿了出来，把他揪住了。

那男人把草帽摘下来，两眼一瞪，看着许克桂，怒不可遏地说：“你……你你……”

原来这男人不是别人，竟然是堂哥的舅舅，可儿的爸爸，粤（yuè）赣（gàn）省苏维埃政府的裁判部部长！

许克桂迎着可儿爸爸凛冽的目光，惶恐地解释：“许部长，您要相信我，我没有背叛组织，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您要回来的消息。”

有个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的阴阳眼大概是这些人的小头目，只见他的脸上掠过一丝阴森森的狞笑，大声地说：“许部长、许大主席，你们两位都是我们长官看中了的贵宾，早就想请你们去府上坐坐了。”

“是啊，许部长，我们在这里等候您多时了！”

“呵呵，我们长官备好了酒菜，正等着你们过去，为许部长远道回来接风洗尘呢！”

森森想趁他们捆绑可儿爸爸和许克桂的时候拔腿逃跑，谁知一扭头，后脑勺便被冷冷的东西顶住了。

枪口，这一定是枪口！

“死细鬼（当地土话，小孩子的意思），敢动一下，我就一枪打死你！”

森森一口袋的好糖果还没舍得吃一颗呢，他不想死。再说，他什么也不知道，也用不着这么糊里糊涂地死，以为他们要问话，便老老实实在站在那里。

谁知，他们什么话也没问，竟然把森森和可儿爸爸与许克桂一

样捆绑起来，押着往回走。

“放开我，我不要你们长官的臭屎酒菜！”淼淼吓坏了，奋力地挣扎。

“敢不老实？看我一脚踢死你！”阴阳眼恼怒地对着淼淼的小屁股一脚踹了过去。

“啪”的一声，淼淼跌倒在地上，一抬头，看见篱笆旁有颗脑袋缩了回去，接着，那人转身慌乱地走了。

这人的背影好熟悉呀，淼淼想看得更清楚一些，可是，那个瘦小的背影一闪，便在篱笆那边消失了。

己 小“囚犯”

淼淼被人推进土牢里，随着“砰”的一声，门关了上去。牢房里静悄悄的，他感到害怕了，眼睛贴到门缝前，冲着慢慢远去的背影哭喊：“放我出去，我不要在这里！”

然而，那人头也不回地走了。

淼淼趴在地上，哭累了，才爬起来。

牢房里有一个窗户，窗户里安装了密密的铁窗栅，一只苍蝇“嗡嗡”地从窗外飞进来。顺着苍蝇飞去的方向，淼淼的目光落在一堆稻草上。那堆稻草在这潮湿的地上发霉了，凌乱不堪，还沾着斑斑的血迹。

可以肯定，这屋里已经关过很多人了；也可以肯定，在这里关过的不少人已经被白狗子杀害了。

死亡的恐惧伴着阵阵稻草堆里发出来的霉味和腥臭裹压过来，淼淼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几天前，他和伙伴们在巷子里玩，忽然听见大街上传来阵阵刺耳的敲锣声。他们循声挤到大街上，看见白狗子的大队人马押着一个遍体鳞伤的人正在游大街。

这人不是备受人们爱戴的县苏维埃干部李伯伯吗？红军主力没有转移的时候，打土豪、斗地主、扩红、筹款、为红军烈属排忧解难

难，处处都能看见他忙碌的身影。红军主力转移后，他的身影突然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有人说他跟着红军主力远行了，也有人说他到清溪、高排一带钳（qián）制粤军去了，还有人说他潜藏起来，暗地里在给游击队筹款、筹粮和发展革命队伍。

不知道是哪个叛徒告密，李伯伯落入了敌人的魔爪。

森森和伙伴们脸上的嬉笑一凝，严肃地跟在悲愤的人流里，默默地走到刑场。

敌人端起枪，枪口对准了李伯伯的胸口。

人群中有轻轻的悲泣声，荒坡上的风也发出了时缓时速的呜咽。

白狗子的长官冲着李伯伯喊：“如果你现在投降，我们还可以饶你不死！”

李伯伯面对生命的诱惑，淡然一笑，如山一样屹立着，深情地回望了一下家乡的山山水水和依依惜别的乡亲们，高喊：“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

白狗子的长官害怕了，脸色一狞，下令：“打！”

“砰！砰砰砰！”

密集的子弹向李伯伯飞去。

殷红的鲜血喷射出来，李伯伯晃了晃，慢慢地倒了下去。

“爸爸——”

人群中，有两个和森森一般大的孩子挤了出来，呼天抢地地向血泊中的李伯伯扑去。

白狗子每一次杀害革命者，无一不是要先游大街，然后再送到刑场去枪决。他们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想用这种血腥来镇压人民。当他们看见两个孩子竟然胆敢当着他们的面向尸体扑去时，脸都气

歪了，立马把枪口对准了那两个孩子。

眼看两个孩子危在旦夕。不知道人群中谁喊了一声：“他们还是个孩子啊！”

于是，乡亲们两手攥(zuàn)拳，怒目圆瞪，如洪水一般涌了过去，把两个孩子挡在了后面。

白狗子迎着乡亲们恨不能把自己穿成百孔千疮的目光，色厉内荏地用枪口指着大家喊：“你们给我好好听着，谁敢和共匪有瓜葛，谁就和他们同罪！”

白狗子的话不是吓人的，自从西江沦陷后，在这个刑场上，时不时都有落入魔爪的革命者惨遭杀害。在这白色恐怖的血腥镇压下，乡亲们害怕了。许多时候，他们是敢怒而不敢言。看着李伯伯两个幼小的孩子，乡亲们终于忍无可忍。

面对一拥而上的乡亲们，白狗子害怕了，只好放了李伯伯的两个孩子，还眼睁睁地看着乡亲们把李伯伯的尸体抬回去掩埋。

之后，歹毒的白狗子给几个带头料理李伯伯后事的人定了个“通匪”的罪名，没经审讯就草草杀害了。

淼淼知道可儿爸爸是苏维埃政府的大干部，白狗子抓住他，能升官发财。可是，他是可儿的爸爸，自己怎么能见死不救？救人不成，自己明里和可儿爸爸有了“瓜葛”，白狗子把他关在这里，是要把他草草杀掉，还是游完大街之后押到刑场上去枪毙呢？

淼淼看了看那堆沾满污血的稻草，也许，前几天英勇就义的李伯伯在这个牢房里关过，说不定那刺眼的污血还是他留下来的呢。

想到这里，淼淼不禁后退了好几步，靠着墙了，才站稳。

一个人待在牢房里，睁开眼，看见的是一堆沾满污血的发霉的